



# 願為福音受苦 因為恩典剛強

【資料提供】泰雅爾中會新泰教會、台灣教會公報社



2018年設立、年輕的Tayal (泰雅爾) 中會新泰教會，沒有顯眼招牌、也不見醒目十字架，而是在帆布上有褪色到難以辨識的字跡，訴說著教會的名字；像是呼應原住民族人藏身在大都會打拚，又像是隱喻開拓教會背後不為人知的艱辛。傳道師夫婦Yubah Yuraw (劉莉麗) 與Pasang Watan (范守義) 在這間屋齡將近50年的老公寓二樓，牧養一群離鄉背井的族人。

## 順服旨意 來到都市教會

時間拉回中會在雅歌教會舉行的「都原宣教教30週年」聚會。時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林芳仲牧師在講台上，鼓勵各原住民中會／族群區會在都市開拓教會，而在台下，Yubah Yuraw雖有感動卻沒有立刻回應的勇氣。剛請完育嬰假、正準備申請復職的她，嚮往的是離開台北、回到部落。

Yubah Yuraw在28歲時就從都市返鄉，在台灣世界展望會位於宜蘭縣南澳鄉的據點服務。她熱愛這份工作，對社工萌生興趣，沒想到上帝帶她進入玉山神學院；她在老師勸說下就讀宗教系，讀著讀著、道學碩士也完成了。那時她就明白，這條回應呼召的路，可能將使她離自己的家鄉越來越遠。

2009年自玉神畢業後，Yubah Yuraw抽中當時還在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附近的雅歌教會；2012年，她跟著教會搬遷到台北市中山區的撫順街，一待就是五年多。接著迎來的，是開拓教會的邀請。「台北這麼大，開拓教會需要的資源和羊群在哪？」她坦言開拓從來不在自己的計畫內、也並非自己的渴望，尤其得帶著稚齡的孩子牧會與生活，她心裡徬徨並禱告：「主啊，如果這是祢的呼召，請為我的生活負責。」

召命如此真實，現實挑戰也是。「我們剛來的時候，一家人就睡在一個約莫停車格大小

的空間。」Yubah Yuraw回憶，他們剛開始住的地方是位於撫順街的台北山地勞工服務中心。當時有先生以前當兵的月退俸、開拓教會的謝禮，加上沒有房租，經濟還過得去；但為節省開支，那段時間仍經常到超級市場購買即期的特價食材；而有一角比較寬的鞋櫃就是他們的餐桌。

## 經歷恩典 覓得聚會空間

儘管日子艱辛，卻不是完全黯淡。例如在七星中會義光教會當時幹事的幫忙下，先生與孩子的戶口得以暫時落在教會，孩子也因此獲得教育政策優惠。另外，Yubah Yuraw與開拓同工主動前往七星中會台北和平教會聚會，後有機會與教會主任牧師蔡維倫交流在都市開拓原住民教會的資訊；和平教會小會開會議決提供場地，讓新泰教會能在下午使用。雖然與同工討論後，考量弟兄姊妹

下午需要上班、故最終沒有辦法回應這個好意，但他們非常感謝和平教會的慷慨。

Yubah Yuraw回憶，當時還是神學生的先生就在新泰教會進行開拓教會實習；看過他的報告後，玉神的胡淑珍牧師引薦北美台灣柑縣長老教會資源，在時任該教會牧者許明遠表達小會議決、願意成為新泰教會三年夥伴教會的經費支持下，新泰教會開始在新店尋找租屋為據點，最後租下現在位於新店中正路上的一戶民宅。

開拓初期最大的困難就是人力。「舉辦一場活動需要很多人，但我們沒有。」因此，當時Yubah Yuraw的宣教策略就只有探訪與關懷。「如果想到誰，我就會趕快去找他／她。」她形容這是「沒有計畫的計畫」，當時常常一個人坐在咖啡店裡禱告，等著腦海浮現關懷過的對象。最好的辦法是仰賴關係網絡，例如許多族人彼此是親戚，就能透過傳道人介紹、得知新泰教會的消息。

有段時間，Yubah Yuraw嘗試過多種事工，但都因為人力限制而作罷。例如曾嘗試仿照課後班模式，每天一先送讀小學一年級的兒子上學，中午就將他與另一個賽德克族的孩子接來教會完成作業或陪讀；常常一路就忙到傍晚，無暇他顧。「那三個月讓我發現，這件事幾乎把我『關』在教會裡。」

「如果要做高齡者的居家輔導關懷，除了要有同工，還需要專業的儲備人力，以及適合的場地空間。」儘管都很重要，但Yubah Yuraw明白如果這些都要兼顧，肯定會影響傳道與牧養的品質，或排擠到其他事工。摸索數年後，她認為現在教會的重心，仍應擺在內部團契經營與人才培訓，例如婦女團契、青少年團契及兒童主日學等，雖然人數不多，都日漸步上軌道。

## 界定角色 思考教會意義

當策略穩定後，新的挑戰又浮現。Yubah Yuraw反思自己的角色太像家長，事必躬親、什麼都想自己來。「但當我們像父母一樣操心太多時，可能會忽略別人自我成長的空間。」她說，現在自己會學習適度放手，不再凡事手把手教導，而是放心交給同工。「這樣的改變其實也是相信他們的成長，不會一味依賴傳道人。」

談到都原教會或宣教的特色，不免會思考：「如何維繫族人的文化與身分認同？」Yubah Yuraw認為，除了傳揚福音、教導真理，信仰也應該包含「文化」。「聖經裡會談到政治、經濟等面向，並不是一個脫離在地

文化的真空體。」經歷過威權時期、國家強制執行語言政策的她以自身為例，因為不能說母語，讓她的身分認同一度十分薄弱、混淆。「當時的地理課本是教『秋海棠』，我卻常常在想，自己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？」

因此新泰教會的主日禮拜、兒童主日學等，都會安排閱讀族語聖經、用族語朗誦使徒信經、吟唱族語聖詩等，提供一個學校以外學習母語、認識族群文化的環境。「讓孩子們有機會聽到母語、學習母語，甚至有人可以跟他們一起講母語。」但Yubah Yuraw也坦言，如今的都原教會亦面臨新的挑戰。例如她的孩子都是在都市長大，他們會問：「我是泰雅族，為什麼不住在山上？」

以及原住民「青年」脫離部落的生活環境，對教會的想像或選擇可能與上個世代不同，不見得都想加入原住民教會。有些甚至因為信仰層面的衝擊而選擇離開教會。

## 連結文化 在教會學認同

新泰教會努力回應、實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「整全宣教六面向」的「福音與文化」，而不僅僅追求信徒的靈命或人數增長。

對Yubah Yuraw來說，其實參與教會的經驗會影響自我認同。自小學畢業後就在都市生活的她，參與過對族群文化隻字不提的教會。「當時年紀小，也不會想得太深入，常常只是感動於教會的形式和氛圍。」她記得當年參與的教會還有很多人認為，原住民的傳統文化是敵基督的。

後來在長榮大學聽現在的副總統蕭美琴分享專題「我是誰」，令她頗為觸動；進入玉神後的教育、訓練，進一步幫助她找回自己的身分認同。由於當時的教會實習大多是在偏鄉、資源不足的小型教會，也讓她能夠真實體認到原住民教會的困境。

Yubah Yuraw指出，如果父母有意識地持續帶孩子去教會，特別是像新泰這樣的教會，多少與他們的教育有關。「他們或許從小就教導孩子：你是原住民，要認同自己的文化。」儘管不排斥孩子做其他選擇，但她認為，或許有一天，孩子會像她一樣，發現都原教會跟其他教會有什麼「不同」。「因此這樣的文化牧養不只是信仰的一部分，也是幫助原住民在都市生活中找到自我身份的關鍵。」

Yubah Yuraw回顧自己遊走其他教會的歷程，曾感到十分孤單。「當時我想，自己是原住民，為何不認同自己的部落教會？為何覺得部落的教會不屬於我，反而台北的教會

才是我的教會？」這讓她開始調整自己的心態。後來牧會，她就努力將部落的生活方式帶到都市，營造一種「部落式的家教會」氛圍，致力於再現部落共同生活的精神，例如樂於分享、不吝嗇，或者營造母語環境。

## 挑戰仍在 上帝恩典也在

談到教會目前的需要，主要仍是經費與人力。當初選定現址為教會，本就是出於租金考量，但老公寓二樓的缺點，像是屋況老舊、隔音不佳等都是司空見慣的問題。「有次清晨五點，下過豪雨後天花板就開始滲水、慢慢淹了起來，我們只能用水桶不停撈。」Yubah Yuraw提到，教會只要下超過兩個小時的雨，排水就會出問題。關於隔音的問題，曾引來樓上住屋敲門抗議；為保持鄰里間和諧，只好限制敬拜時間和音量。

「我們曾在2019年設立一個購堂基金專戶，但從去年10月，教會收入已無法負擔經常支出，因此小會決議挪用該基金的一部分支付傳道人薪資或其他必要費用。」事實上Yubah Yuraw的先生、傳道師Pasang Watan甚至要去工地做板模工貼補家用。經費與人力是一體兩面、互相影響，「教會要聘用兩位傳道人實在很不容易，但實際上教會真的需要兩位傳道人；例如女性牧者在牧養男性信徒方面，就有一定程度的限制。」

台北地區動輒數千萬的房價，加上裝潢開銷，無疑是筆龐大的負擔。過去新泰教會考慮賣香菇籌款，但發現推廣、包裝、聯絡接洽和請人幫忙等流程，讓兩位傳道人疲於奔命，收益還不如預期。也曾有牧長在教會開拓的第三年時表示能提供相關支持，但Yubah Yuraw婉謝對方的好意。「我們才剛開拓，還在學習怎麼『穿鞋子』。」當時教會以募道友居多，從各角度評估教會都不夠成熟、尚未預備好；如今的她提醒自己量力而為，相信當上帝的時間點來到，一切就會自然成就。

回憶當時面對呼召的掙扎，此刻Yubah Yuraw已顯得沉著老練。她說當時決定前的禱告是：「除非有四個人，在不同的時間點跟我說要去開拓，我就相信這是祢的呼召。」沒想到上帝不但帶了人來到她的面前，且一個都沒少。因此當時撰寫復職申請時，她感得落淚。「主啊，我順服祢。但如果是祢呼召我，那請對我的生活負責，因為這不是我的計畫。如果這是我的計畫，後果我自己承擔；但這不是我的計畫，我只是順服而已。」